

天明了

海英著 (詩劇)

中央宣傳部
圖書



紀念滕縣抗戰殉國的將士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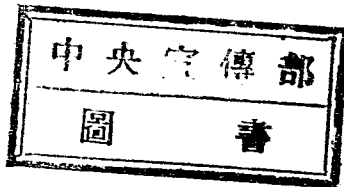
中央宣傳部電影
戲劇

61
10
BC
38.1
12

MG
I228.1
2
2

天 明 了

詩 劇 三 幕



3 1764 2947 4

梅 英 著

00757

為什麼要這樣寫

第三部：成仁之路

第二部：壯士三千

第一部：血色黃昏

序曲

題詞

暴風雨前奏曲

次目：

名書——天明了

類別——詩劇

發行——血光週刊社

代售——成都生活書店 重慶開明書店 內江興中書局 仰風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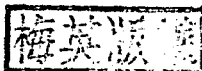
印刷——內江仁義永鉛石印刷社

訂價——每册一角八仙

册數——第一版一〇〇〇册

日期——廿七年四月廿號出版

著者——梅英



暴風雨前奏曲 (梅英)

你們偉大的三千人，
你們要保衛這鋼山，
（中華的左心室，
南北的動血管）
你們堅決爭生存，
一齊踏上死滅線，
來套暴風雨的前奏演，
熱血向着敵陣狂瀆，
誓死也要把宅流完，
一粒彈，打出中華的「正氣」碑，
三千人，一條血路到了「成仁」站，
你們要豎起支民族光榮的血旗，
與寶山，閩北相耀映，
這血旗，永遠在中華史頁上招展，
不錯！永遠在人類心中招展！！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迢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不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則強兮不可陵，
身既死兮神以靈，
子鬼魄兮爲鬼雄！

—— 國 殤 (屈 原) ——

序 曲

銅山！你負上南北鐵路的十字架，
銅山！你站在暴風雨的中心點；
火，是一片片在你四週燃，
彈，是聲聲在你頭上旋；
八萬萬條眼光都跟着你移，
四萬萬條心都在為你顫；
戰雲從漢代飛到而今
消磨了多少驚人的歲月！
吞噬了多少百戰英雄！
偉大的銅山，
如今你又站在時代前面，——
巨萬的骨在為你砌長城，
無量的血在為你騰翻，
黃河的淚水已為你哭乾，
子房山的簫聲還在幽怨！
利刃已臨到你的咽喉：

天 明 了

三千顆白血輪在裡面抗爭，——
滕縣，你銅山的前衛，
血火的世界中，
有三千健兒在馳騁，
浩氣築成的金字塔，
永遠地，在全世界的史頁中耀炫，
永遠地在全人類的心中飛閃！

天 明 了

第 一 部 血 色 黃 昏

景：夕陽含山，紅霞拖地

地：滕縣城郊，

時：1938.3.16.

人：川軍——團長王麟，

某營長，某連長

排長(第一二三)

士兵約壹營許。

時節已是杏紅的三春，

東風還是那麼抖峭，

從海州向銅山湧來

一陣鹽潮，一陣血腥，

裹挾着一片野雲，一陣槍聲！

是大地交響樂，

在這黃昏奏演？

這滿天血也似的紅霞？

(南)

(3)



太陽也快沉睡了，
槍聲，彈聲，
如野火在原上燃燒，
一千餘健兒，
前面都拖着條迷茫的黑影，
戰壕有幾分搖震了；
然而他們的心比它更穩，
槍尖不住地在噴火花，
一粒彈代表一聲吶喊，一聲隱恨，

團長——

從容地在土壤上躡着方步，
望遠鏡不時在眼眶外圓轉，
面皮雖被風塵侵噬得成驚黃
從眼到耳，
每條神經都在警戒着前方，
「呀，那山脚邊隨陽光在移動，
不是敵寇的軍旗？」

牠左翼正向我們迂迴抄來，

聽，突……的驚響，

不是坦克車在預備出擊？

連長們，我的好兄弟，

快令士兵抽出手榴彈，

大家立刻把氣來沉息』

突突聲這時已漸消沉，

健兒在戰壕裡吐了一口惡氣，

他們正默默念着，

設若今晚來個夜襲，

比這戰壕的生活痛快，

望黃昏尚未灰暗，

天邊還掛着絲絲雲彩，

一天的緊張，

他們正想去尋舒服的夢，

在夢鄉好向家園，

說聲無恙，

槍柄尚未離去手掌，
「預備」「沉著」的命令
又在耳邊急響：

連長——

急如星火奔入戰壕，
手槍在掌中已舞得如飛，
【好兄弟，大家不要着忙，
這是我們大好的時光，
趁敵人的飛機還未昇空，
趁敵人的大砲未有目標，
趁西方還有絲兒紅霞，
趁我們的熱血還在胸裏潮，
大家快上好刺刀，
射擊手，迅速肩上機槍，
手榴彈，我們大家一齊抽出布套，
大刀，我們一齊出了鞘，
吹起來，衝鋒號！

衝鋒號，吹起來，
快，快，敵人的砲彈
正要織成死網撒來，
快！快！我們要先發制人，
不要自相殘害，
低…噓…低——衝鋒號
在迷茫野色中蕩起，
像寒風刺入健兒的神經，
似鐵流紅透了健兒的胆，
一條條強壯的影，拖出戰壕！
『滾他媽的娘，
小鬼又變什麼×卦？
是鋼車就請快點來來[充軍]，
是飛機就請來轟炸，
老子們有的是一條命，
老子們的心腸比鋼還硬，
老子見的陣仗還更[霸道]，
在烏江口阻攔過神勇的紅軍！

天 明 了

鬼子，東洋小雜種！
問你是發的什麼瘋，
只是擺「式口」，不敢硬衝？」

兄弟們，奮怒得像支
着火的汽油桶，
衝鋒的命令，像一道電流，
通入神經中，
號聲在不住地吐火，
不住地向他燒引，
槍刀在手中似變了條白熱的蛇，
死也要絞纏着破碎的家邦，
號聲似血海在翻騰，
吼聲如颶風在掠着海面，
活了的長城，一列一列！
咆哮着向前推進。
要把強盜推下大海，
要把侵畧者踏平，

『尋好掩護物，快
立刻臥下，
敵人飛機發動了！』

健兒的快步正像駕着雲頭，
兄弟們的腿好似加了火輪，
一條心死釘着敵陣，
吼聲壓落了喘潮，
壓息了飛機的動震，
(第一排)排長
慘厲地呼了過去，
(第二排)排長
嚴肅地吼了過來，
『炸彈飛來了，謹防要你們的老命，
炸彈開花了，快，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數百條英勇的身段，
一齊倒入了大麥林。

夕陽還在掙扎着回光，
菜花已黃得令人發昏。

兄弟們，咬緊了牙根，
呼息隨突突的聲響在起落，
『蜀土的菜花也許都黃落了。
啊，我們要不斷拚命，
聽說三島的櫻花多如美人，
我們一氣去把它踏盡，——
我們的田園還有父兄在耕種，
我們的家鄉是多麼平靜，
我們雖然掙扎在前線，
我們是爲民族爭生存而拚命！』

炸彈，一陣陣地在四週轟隆，
他們忘了眼前的危險，
只回味着家鄉，
想起了民族的生存，

死的威脅，
對於他們好似隔了一重夢，
『排長(第一排)的腦袋開花了，
營長的手腳飛散了，
第二排連兄弟「去活」了十幾個，
可憐紅血醮着這
焦枯的白骨！』

文弱的(第三排)排長
拖着感傷的語調，
一吞一吐，
緊弛着心絃，
他說：
『我在C城的一家高中，
我感覺中國的新武器
還睡在搖籃，
我曾立志研究兵工，
炸彈為什麼不會比人更兇，

砲彈射程爲什麼不遠？

開花彈爲什麼不開花？

我空空消磨了歲月三年，

商業化的教育，

形式的訓練，

結果誤國不淺，

我們還是兩手空空！』

他歎息了又昂頭，

他撫着已死的同伴，

對兄弟們長歌：

「敵人的飛機過去了，

起來吧，

你們的身軀更健壯，

你們的技術更老練，

你們支身也殺開了幾條血路，

你們說不久一同衝上三島。

去把櫻花踏遍，

起來吧，何必長眠！
看，前面的泰山，
兩面的湖海，
春風在舒展，
我們一齊唱大刀環，
這河山雖然到處有烽烟，
我們要報國，莫鬆肩！
我們要前進，莫留戀！
同志們，
你家庭在準備洗塵筵，
中華兒女在準備
着慶功宴！
我投筆現在已是三年，
我知道筆桿敵不過槍桿，
我也有過如火的懷抱，
我也曾遇到冰石的冷酸，
同志們，
我們一同踏上了征途，

從秋色的錦官城，
踱過了雪的娘子關，
我們的勇氣，
不隨紅葉紛散，
艱辛的道路，
我們到處都走完，
「救國第一，」
我們從不怨天，
起來吧！
你們是國魂啊，
作雄魂你們也要上前，
我們還有數百健在的兄弟們，
我們切望着這偉大的明天！』

這排長偷偷地把淚彈，
士兵們沉着得沒有呻喚，
他一人咬緊了牙關，
大聲呼喊：

『大家一齊衝上前，
兄弟們，
看紅輪也將下山
看大地也將變臉，
敵機掠過了我們頭頂，
我們已經冒出萬險，
剩下的六七百人，
要趕快連成一條線，
要左牽右聯，
要大家顧盼，
衝起鋒來，
看清敵人的弱點，
趕快衝起鋒來，趕快，
把鬼子鋼車撞翻，
兄弟們，來吧，
趁這時光，
完成我們的使命，
恢復失去河山，

上前，上前，不要思量，
我們會合在偉大的前邊！』

麥田的呼聲動了天，
天空的明星
也漏出了兩三點，
健兒的腿又架起了風火輪，
托着槍，俯着頭，
一致向前，
「聽，啊，鬼子車在前面
的公路上衝了過來，
他媽的！這兩套花樣真耍得派，
塲塲都是飛機走了，鬼車又走，
好！這回我們來淘點乖，
讓你「頭七」撞過了，
我再遇着活的就開宰
兄弟們，大家散開，
不要擋着去死捱！」

坦克車，像火牛向前猛衝，
機槍吐出了朵朵的血花紅，
青烟似巫雲遮滿了大路，
突突聲，響得人胃燥，心翻，
頭痛！

兄弟們，都怒瞪了雙眼，——

『這好好的山河，
任你烏龜們橫衝？
我們武器雖沒有你的兇，
我們要兵對兵，將對將，
殺絕東洋狗雜種！』

第三排長——

淒厲地一聲口笛，
散兵線拖滿了高下的土地，
由線變成點，
一點一點，都比鋼砲堅巨，

「鐵怪」駕着妖風，
轟隆隆地滾了上前，
突卜……地洒着紅矢，
兄弟們，沉靜得如一塘死水，
立刻等着暴雨雨就要冲天，
「鐵怪」裏着朵朵巫雲，
「羊角風」似的往前奔竄，
鬼子兵，（他們的敵人），
狂蜂似地擁了上前，
脚跟拖着無限疲乏，
滿面裝着皇軍的威嚴，
呶哩，啞咯，
唱着道士的喪歌，
一聲咳嗽也駭得他打顫，
他們一氣要跑到鬼門關，
他們是來償還血欠，
鋼盔蓋着個待砍的頭顱，
黃緋裏着個可殺的身段，

兄弟們的槍，已怒得要發火，
大刀閃得眼花亂，
望前途是一片迷茫的大野，
回首滕城漏出明燈幾點，
『還要等啥子？兄弟們，
大家一齊幹！
死和生，不要管，
報國在今天，報國在今天！』

兄弟們與鬼子絞做了一大團，
登時四週冒出了濃烟，
鋼車勢猛，不能把身轉，
槍彈，似狂蜂飛滿落霞天，
促，突……的聲，
尖銳地劃着耳鼓，
兄弟們的大刀，
一下刷了幾個頭和幾支槍桿，
一片寒光挾着血花在飛絢，

天 明 了

東，隆，東，隆……
大地好似快傾翻，
青天也好像要破濫。
看！這流星也似地手榴彈，
看！鋼片和腦花齊飛散！
皇軍們，駭得忘了跪地求饒，
健兒們裹着一身烟火，
在血潮中東西浮汎，
機槍噏咳得啞了喉嚨，
前面開了一條血河，
後面堆了一座尸山，
鬼子的小佛像，
也帶着了哭臉，
「支那老爺」也喊不靈驗，
「千女徽」血染紅了
多少辛苦的萬線千針？
如今做了皇軍們的鑿旌，

團長的命令，遠遠地響起了調號，
滴零——的尖聲，
在催着健兒們，

濃雲佈滿了暮天，
太陽它早也不忍再看，
朦朧已劃不出灰暗的輪廓，
夜雲中透出了寒星一點，
野犬一聲一聲在狂叫，
菜花的清香醒了神經，
一串腳音，扣着一串人聲，
人生偉大的途程，
艱苦地們又走過一段，
『真不得了，
兄弟們失掉四五百，
排長和營長已經殉國，
第三排長那樣的瘦弱，

一刀也刷落兩顆頭，嘿！
管他媽的，進了城，
半夜我們再來反攻，
飛機大砲，看你好了不得！』

他們好像忘了眼前的惡鬥，
你一嘴，我一句，
爭前搶後，
傷兵們忘了新傷，
汚血把他征衣染透，
「將才那小鬼想舉槍向我求饒，
我轉身，
老江已砍下他的老袋，
鋼車在我們四邊壓起城牆，
我們一個換了他十條性命，
這算頂派，
鬼子們，請數灣們多少頭，
明天，或者半夜，

我們就來收血債！』

重砲，帶着團團的紅光，
一朵一朵的火花，
在城角上開，
迷茫的黑影從身後消失，
他們切望着援兵奔來，
他們切望着偉大的明天！
明天要怒放民族的光彩！

天 明 了

第 二 部

—— 壯 士 三 千 ——

地：滕縣城內

景：在晚間一座廟內

時：1938.3.16.

人：指揮官(川軍王銘章師長)

周 同(滕縣縣長)

王 麟(川軍團長)

某公安隊隊長

趙渭濱(川軍參謀長)

傳令兵 伙頭兵

紫色的毒焰一處處在燃，
地心一陣地在 顫，
黑城里飽和了火藥的氣，
遠遠地更梆敲冷了這二更天，
人聲像海潮一起一落，

吼聲同哭聲絞成一團，
是塌了屋子，
瓦礫在飛散，
是兒子壓壞了，
老子在喊天，

一間破朽低壓的古廟，
黑暗塞滿每個角落，
蜘蛛已震得掛不上絲，
蝙蝠已驚慌得沒處躲，
神像們呆呆地，
忘了眼前的香烟，
也許感歎這時光真險惡！

王師晏(指揮官)

灰布套衫貼着健壯的體幹，
「風雨燈」吐出的幽光，黃昏，
地圖在手中指了又翻，

天 明 了

電話筒沒有聲息，只有風聲亂，
「王團長，這營人血戰了八小時，
衝鋒了三十遍，
敵人的機械雖兇利，
但我們殺他的真無算，
剩下數十雖退回了城，
設若今夜援兵不到，
那怎辦！那怎辦！！」
王團長的眼神跟着燈光閃，
血腥還塞滿在鼻官，
脚步扣着四週的砲聲，
指揮官，歎口氣似有話未說完，

趙參謀長——

電話機在手邊搖了幾十轉，
喊啞了喉，沒有回聲，
灰白頭髮亮着幾點汗，
苦悶的眼光放出了詫驚，

『報告指揮官，
陳師長出西門去抄襲，
現在夜是已很晚，
電話線似乎已割斷，
萬一這支兵又拚盡，
豈不兩路受敵，
那孤城，噫，怕難保全！』

指揮官，吞了一口氣，
眼光向他們一齊看
『參謀長，認清楚，
我們是站在津浦線
王團長，這有煞！
滕城又是徐州的前衛縣，
敵人他要打通隴海路，
好把華南北變成一塊天，
他們抄襲鄭州不得逞，
風陵渡吃敗仗，休想潼關，

—— 天 明 了 ——

敵人要把南北兵連成一線，
免得游擊隊把他們腰斬，
所以他決定要猛力撲銅山，
——但是，這時間已很晚，
贛師長又無回電，
萬一又吃了敗仗，
恐怕敵人又用迂迴戰，
那今夜他就會把城圍完，
唉，好男兒，撐天漢！
我們一兵一彈也要拚上前，
我們的坟墓是滕縣！
我們的坟墓是滕縣，（合聲）』

（伙頭兵）

伙頭兵，滿面塵灰確難看，
左手拿着條斷匾担，
偷偷地走了上前，
正想開口，又呻了一聲喚，

—— (28) ——

「報告！長官們！
在下在前街辦炊爨，
忽然來了幾個，
像是巡警官，
他說，嚴重期間不要煮飯，
敵機見了炸彈，
那個承擔？
他說，不然我把家伙都破濫，
他還罵，不抗戰，
看你活不到明天！」
王團長登時變紅了臉，
哼，翹了得，
青天白日下也有漢奸！
「好！餓肚皮，打死仗，
我們大家走險，
把滕城化成了焦土，
漢奸，我看你怎樣保全！」

參謀長，把頭慢慢搖了搖，
好像看清了過去失敗的病點，
『指揮官，同志們！
我們現在要鏖戰，
最危險的是漢奸，
想想吧，
在上海他們把敵人引了上岸，
在華北他做敵人的先行官，
這都是在全沒有訓練，
才把國家生命作戲看，
山西的失敗，
也敗在口頭的訓練，
最可羞，最可痛，
是引狼入室失濟南，
韓復榘這封建餘孽
早已該除斃！
還有更可惜的，

我們蜀中連年的內戰，
空耗了多少國家的貨財？
空流了多少弟兄的血汗？
不然，不然，
我們決不會像今天！』

王團長

『舊話不要談，參謀長！
聽說有些漢奸還是
時勢把他造養，
有的吃了飯沒事情，
專去做那洋花樣，
學親善，講提攜，
處處都在大上其當，
一回親善，失了地土千萬里，
一回提攜，寶物盜去不敢講，
殷汝耕，李服膺，還有……
他們是親善的好榜樣，

不知激死了多少弟兄，
斷送了多少人的故鄉，試問
又有多少士兵們會有漢奸思想？
東北同胞
他們是逼着上前線，
他知道是幫鬼子把殺氣擋，』

指揮官——

在燈光里走了幾大趟，
憑窗吐了一口悶氣，
月輪昏黃地躲在絮雲中，
南北方的天是燒得那樣紅！
開花彈像流星那樣急，
現在雖有一千兄弟在四城，
內亂了，那怎了，萬一？
『你兩人不要儘把舊話提，
過去一切都曾用我們血去懺誓，
現在時間將近十二鐘，

天 明 了

聽！四面的砲聲是轟得多麼急？
萬一城內的漢奸起內亂，
雖犧牲反留個治安無計，
啊——這時滕縣已成了孤島，
周縣長大約沒有出城去，
不如我們把他請了來，
清理這城的戶口有若干？
同時立刻召集壯丁和警士，
一面杜絕漢奸的乘機，
一面增加前方的生力，
記得媽！他們？
去年東戰場，
大場退走時，
警士曾把暴敵擋，
啊，還打出了不少的奇蹟！』

這時勤務兵也持槍上了陣，
傳令兵飛跑在遞口令，

老劉(伏頭兵)

沒有命令，站麻兩腿也不屈，
兩眼死釘着搖顛的燈火不出氣，
「啊，老劉，你出去，
去請周縣長，說我有話要商量，
很緊急！」

伙頭兵，一跛一跛向前去，
傳令兵衝進門，
帶着滿身煙火氣，
手脚顫抖，臉在發青，
眼光不住在探這夜海，
「報——告指揮官！」
他又向後面看了一眼，
「東門的城牆衝陷了，
現在只在二百人在那兒拚命，
還聽着敵陣的東北人喊，
今晚要把滕縣踏平！」

還有到處的火燒來兇得狠，

救兵又不到，

大家恐怕要犧牲！」

指揮官，把氣吞了一吞，

參謀長，把舌頭伸了幾伸，

王團長，瞪着兩眼向天死釘，

『好，這時午夜已過了幾分，

不久就要天明，

現在只要搶堵着缺口，

現在只要大家死扎掙，

大約天明了就有援兵」

這時流彈打下了屋角，

他們大家在發昏……

周縣長——

俯着頭，躬着腰，

懸空了兩腿在飛跑，

他知道這許多的老百姓，
他知道這一座大好的城池，
他知道這回責任真不小，
他知道這份糧個人吃不消，
好，軍民團結，團結軍民，好！

他一步踏進這破廟——

『啊，周縣長，
這座城現在已變了孤島，
從昨午一直到黃昏，
落下的砲彈萬發還不了，
所有的學校，所有的商場，
一同變了瓦礫堆，
聽說，幾千萬民衆像着了魔，
東南西北到處飛，
有的破口大罵東洋鬼，
有的埋怨政府只有胡亂吹，
有的要向火里逃出城，
有的絞着哭在一大堆，

這混亂的怪現象，

周縣長，憶，怕是形式練訓的惡罪！』

指揮官的腳蹬了蹬，

燈光微弱得抖顫不停，

他握緊拳頭向上一直伸，

出神的眼光在黑暗里逡巡

「周縣長，

現在我們想起問題有幾件，

立刻我們要解決：

第一要禁止民衆狂奔擁，

第二要領導人要以身作則，

第三要軍民打成一片，

第四要壯丁警士互助不脫節，

第五要趕快搜集掩護物，

搶救東城的陷缺，

第六我們大家堅定了意志，

不作亡國奴，

誓死流盡最後一滴血，
第七所有一切保甲長，
都要一齊負起責，
最注意還有一件事，
嚴防他們趁火打劫，
請問這城的警士與民丁，
一共有幾千，幾百？
最好立刻下命令，
把他們召集一部份到外面，
我們畧畧向他談，
散沙也許可鍊成金剛石，
我們把這城變作瑪德里，
好作中華的模範縣！』

周縣長，
提起破筆在紙上飛，
筆頭拖出一行凌亂的字，
『傳令兵！

立刻去交公安隊，
叫他們，
立刻在外面聚合齊，』
指揮官的話好像告一段，
他埋頭在躊躇，
參謀長的呼吸促一促，
一件心事又向上浮，
「啊，周縣長！
剛才伙頭兵來報告，
好像城內有漢奸？
聽說，這裏的民衆比較有訓練，
指導過的青年團體
也有兩三番，
周縣長，
我們現在很知道
後方多數的抗日工作，
全由某方在包辦，
口頭空喊總動員，

熱血青年想幹又不敢幹，
說是這樣亂治安！
層層失敗的血教訓，
不然，
我們爲什麼會一下失××？」

周縣長——

「參謀長，
這事情我還知道點，
不過這是津浦線，
不能一例看，
軍民合作的工作處處有表現，
個人也曾發表過言譚，
中國縣長沒一個與城共存亡，
這次所以個人沒有比民衆先逃難，
我們看失陷前的金門縣，
這縣長真羞辱了他祖先，
公隔城鎮安局長的逃跑，

拿獲我決定要嚴辦，
至於說有人壞炊爨，
這想來是救國青年團，
作的破釜計，
不然現在決對會內亂，
那兒還容得下漢奸？……」

人聲嘈雜地擠滿了窗外的夜空，
槍機磨擦的聲響，
像噬葉的春蠶，不！
像急雨在傾翻，
王團長驚得發聲怪喊
「啊——沉着，
這大約是公安隊在下面集合，」
周縣長用口令向他們探明了，
公安隊長
早已直立在門邊，

「報告指揮官，
時間已很晚，
四面的砲彈在狂翻，
恐怕難熬至明天，
立刻請調遣!!」
指揮官憑窗口
向外面黑壓壓的人潮看，
血潮不住充滿在眼邊，
『同胞們，好兄弟！
你們知道滕城
是徐州的前衛縣，
徐州又是南莊的喉咽，
現在華南北
已被踏成血海一片，
這慘酷久痛在你們心間，
現在我們又踏上前線，
我們是大中華的民族，
我們有五千年心血培養的文化，

不能任他踏踐，
假若我們不抗戰，
那你們的家，
你們的土，
你們的田，
還有你們的父母妻兒，
都要被他踏盡，殺完，
假若你們要作順民，
東北的同胞，
如今鄧在地獄里喊天，
不然就押着到前線，
去做敵寇的擋刀牌，
去做敵寇的活囚犯，
逼着一家在殘殺，
對面會着不許喊，
還有許多慘劇，啊，
幕幕都辛酸！
警士，兄弟們！

服務社會，扶持民衆，
這是你們的信念，
大家牢記着
這次不是爲了個人的野心，
不是一家人搶飯盤，
不是弟兄們爭地盤，
從前大家都知道
冤枉流了多少血汗，
他們做了多少高官，
你們流了不少血汗，
一輩子還是用屍骨在給人堆樂園，
他們還要在老家把你糧食搬，
這許多封建餘孽，
現在有的是自行銷滅了，
有的已經一同站上救亡線，
我們不分什麼黨派，
我們只有向暴日衝鋒，
這才是解放我們民族的生存點，

還有，我們的士兵自從前晨到今夜，

鏖戰已經一天有二晚，

他們的血全向滕縣流，

他們的骨堆起長城圍，

聽說東城現在已攻陷，

兄弟們，大家要在這血海中

去把祖國挽，

軍和民要打成一片，

前捕後繼地向前，

現在最緊急是

趕快去把缺口掩，

最好是同民衆大家

在棧內去抬食鹽，

沒有沙石，

鹽包也可做障隘，

爲了大家爭生存，

一切犧牲都請不用管，

這最後的時光我們要掙扎，

天 閉 了

我們要掙扎到明天，
你們和士兵，一共有三千，
我們是三千個力，結成的一顆彈，
我們有三千度高溫向敵燃！』

大家在怒吼，
同砲聲牽成一條線，
血戰進行曲，歌聲吼上了天；
「滕縣是我的坟墓，
抗戰是我們的出路，
寶山城是我們的好榜樣，
我們還要來個血濺大和民族，
征長官一直到伙頭兵，
像南口都要去血拚，
現在時間已將四更天，
黎明前我們好展開
偉大的血戰！
展開偉大的血戰(合聲)!!!」

重砲在報着夜的鐘點，
滕城好像在鋼錘下鍊，
火光紅得四面像熔爐，
但是；
這里邊軍擊民的精神，
都像金剛石在璀璨，
夜海是深得無邊，
夜風失了抖峭的肅寒，
全世界多少不夜的城市，
看，這里裝飾的是
五光十色的飛流彈，
西方的「維也納」和「瑪德里」！
你們有的在嗚咽，
有的在狂喊！！

天 明 了

第 三 部

成 仁 之 路

地：滕城縣內

景：憑弔着滿城烟火的城垣上

時：黎明前後，（一九三八^三，一七，）

人：王銘章（指揮官）

王麟（團長）

周同（縣長）

趙渭濱（參謀長）

第三排長，

軍，警約三千人

飢腸在肚里發着雷鳴，

砲聲在四週合唱，

眼前是飛一片黑星點，

沉毅的精神，

財出深陷的眼眶，

他們四人拖成一條線，

手槍扣緊在腰間，
昏黃的血光照閃着街頭，
個人都背着黑色的影在抖顫，
民衆這時已似在總動員，
門板家俱都背了出來，
口袋沙包也在街頭塞滿，
大家都堅決了，
堅決了往城上搬，
他們在搶救這快崩潰的滕城縣，

指揮官——

顧不了眼前一切的危險，
踏步急上城樓去督戰，
眼前已辨不出西東，
黑烟隨槍彈在滾翻，
四面火光陣陣地在狂漲，
三千健兒一同發出巨喊
『城崩了我們有沙袋，

沙袋翻了，我們有食鹽，
一切完了，我們還有骨和肉，
作死屍也要塞滿在城邊，』
指揮官的手槍立刻上了彈，
「周縣長！
左面的警士在奔逃，
趕快上前去督戰，
左面的城牆不很高，
假若敵人乘機衝上來，
那影響全線，
不是很糟糕？
現在無論如何
我們要鏖戰至天明，
黎明前援兵一定到，」

左城垣的健兒，
正如退潮往下潰，
敵彈如火練繫着了脚跟，

周縣長的心頓時變了鐵，
槍頭的火，
噴射到了士兵的頭頂，
這洶潮立刻又往上漲，
城垣好像用鋼貼上，——
東城的缺口，
這時又崩了一丈，
白鹽像雪花散滿半天，
機槍不住在對吼，
血潮像東海在狂翻，

指揮官——

立時發現這條崩潰線，
「王團長，趕快去搶險！
鹽包已快衝散，
快調三挺重機槍
掩護我軍再把沙袋搬！」
機槍登時奏起四部合唱調，

天 明 了

重炮在點着節拍向前，
啊，滿地的流螢狂蜂，
啊，是滿天的星斗迸濺，
一串槍聲，
透過一聲呼喊，
一片刀光，
刷出一陣血雨——腥寒！
他們把這缺口作了
中華民族的咽喉。
保全這咽喉，
他們在拚着血戰！
他們在爲民族生存而血戰，

一線微明掛起在東邊地平上，
正像徵着抗戰的前途，
健兒吼聲加了無限勇氣，
故國河山又現出了眉目，

指揮官

伸長頸項望望前面，
彈雨不住狂吼在身邊，
死的威脅，
對他好似一場夢，
他觀察這四面的烟飛雲散，
促，突，
一條熱流掠到耳邊，
眼邊紅過一條彈線，
右面的參謀長(趙渭濱)
跟跄地蹲了下去，
但他一聲不呼喊
『晤，參謀長，怎麼樣？
怎麼樣，參謀長？
啊，你是中了流彈？』
「還好！報告指揮官，
請不用管，
你的責任在前面，

不用管，還好！

指揮官！！」

參謀長——

臉部血潮紅了，

一時漸變淡，

一陣，一陣，

手足感到了麻酸！

背部的筋肉不住地痙攣，

苦痛的血，

紅遍了地，紅透了心肝，

『指揮官，唉！不行了！

我，我的時光一刻一刻在危險，

但是，死！死嗎？

哼！我覺得有無限光榮，

我是一點不留連；

我們的生路，

我們的前途，

都夢在死中去搶還；
我們是死不完的，
我們要抗戰，
我們……戰！
從我們的子孫，孫……子、
啊，一直地抗戰，
戰到強盜們都滅完，
我們有美麗的河山，
我們有悠久的史翰，
日寇鐵蹄踏成的血蹟，
都要有偉大的死去掉換，
看，一篇光榮的簡冊，
，都是鮮血把它塗成
都是死把它點染！
我們有勇氣求生，
死是求生的出發點，
我們要壯烈的死、
我們要正義的死、

我們要像顏杲卿，
文天祥，史可法的死，
我們殺身成仁，
我們悵望着那面的尼山，
我們要用正氣掃蕩一切漢奸，
我們的死，
是要救轉同胞麻醉的心肝，
指揮官，看，天明了！
聽！敵人的飛機快要求來投彈，
在這偉大的時間，
一切不用管，
請爲國保重，
上前去吧，一切不用管！』

參謀長的氣在口邊還掛着一線，
指揮官緊握他的手，
脈管一時時在顫震，
他眼神死釘着這偉大的黎明，

四週的砲彈彈得多麼起勁？
城垣上慘痛着兩條孤影，
曉風冷着他們家國的淚痕，
『參謀長，你說的一切，
一切都是真理，
想我有幾千蜀川的健兒，
他們也曾犧牲到底，
他們一致爲民族在流血，
他管不了後方的惡勢力，
向他老家在刮削，
我們在前線受了民衆的歡迎，
他說韓軍到處就打家劫舍
我們曾一聲喊回了
無數逃難的市民，
他待兄弟們如手足這樣親近，
參謀長，你說回川也要
努力訓練民衆，
不錯，後方也有不少掛名搥索

的官廳，
有時他反把愛國者當囚人，
我們相信那些不久都會潛銷，
在抗戰第一的——途徑，
我們有更生的信念，
我們走過了許多艱苦的行程，
徒步躡出了秋風紅葉
的劍門關，
爬過了崎嶇險阻的巴山，
踏過那雲霧迷茫的秦嶺，
孤軍轉戰在太行山邊，
敵人的彈雨，
難吞沒了我們不少兄弟，
兄弟們是沒有一聲呻恨，
共赴國難，
我們是民族的衛士，
搶救危亡，我們還要誓日東征，
不良政治雖抹煞不少絕頂天才，

死也要上前，死而不已，
全爲了祖國的生存，
祖國他是不會辜負我們，
不管過去和現在，
參謀長，你的死，
是爲了民族求生，
這一串一串，
兄弟們的死，
都是有血的代價，
一顆手榴彈，
他們也掉了寇敵幾條性命，
好吧！你的一切未完的使命，
中華四萬萬人都會繼續負起，
繼續負著前途！』

這時參謀長的身段已直挺，
寒流通過了指揮官的手掌，
臉上汎起一朵最後的微笑，

天 明 了

笑這最後的勝利，
在不久的明天，
太陽吐出了縷縷的紅光，
指揮官在朝氣里抖搜了精神，
黑夜的疲倦，
他一切交參謀長帶去，
單身他又站上了危城，
連珠砲响在西北面，
像手榴彈在街鋒，
敵機衝破晚雲吼滿了上空，
炸片和血肉跳在火中，
火花隨敵機在一起一落，
一聲迅雷，一陣紅雨，還挾着一陣烈風，
木石和沙泥在競走，
火舌舔到兄弟們奮怒的心，
火齒啃傷中華咆哮的靈魂，
無線電，三度發出救援號，
呼聲空扣着這茫茫的青天，

城下的坦克車，挾着平射砲，
不住地猛衝，
崩陷了幾次的城垣，
都填起了兄弟們的骨肉，和血汗，
指揮官已督戰到眼花頭痛，
援兵的希望已斷。
他知的最後的時光將到了，
啊，他督着弟兄們死衝了三十遍，
三千人犧牲得只餘八百，
他們要效八百壯士在關北，
「至死不屈」
決不讓寇兵進展，
這時文弱的(第三排)排長，
突然報告指揮官：
『王團長，在前面已殉難，
周縣長，逼迫着滾下城垣，
他們的熱血染紅了健兒的心胆，
這時有位鋼打的兄弟，

大吼一聲踏了上前，
他一身裹着四十支手榴彈，
滾身翻入了敵陣線，
他個人血衝了二十次，
平射砲把他頭擊開了，
他英姿永久印在我們腦海間，
指揮官，現在我們的兄弟
剩有四五百在鏖戰，
西北街口已在起肉搏，
有二百兄弟們，
他們滿身擊着手榴彈，
敵人圍來想活捉他們，
他們殺死敵人真無算，
最後他們全數自殺完，
唉！他們自殺是用的手榴彈，
這犧牲真戰慄了敵人的胆，
假若援兵真不到，
如何掙扎這最後的時間，

好，不如快發無線電，
我們不成功，便成仁，
好做中華軍人的模範，
「成仁」！好做中華男兒的模範！

指揮官，吞下淚，
眼看着地面的參謀長，
「唉！這次又是遇着敵人的迂迴戰，
戰死沙場，是軍人的天職，
但我們的天職不完全在死難，
我們的死，
要刺激起懦怯的同志，
要驚醒沉睡的同胞，
我們負着西方聖人的十字架，
我們遙向着東方的尼山；
鄒縣，
他們曾教訓我們要「殺身成仁」
並要實行「臨難毋苟免」，

他們的教訓留下了幾千年，
有幾個人在實殘？
都是中華正義的叛徒，
他們出賣中華的人格，
爲了厚祿高官！！
我們精神的挺拔，
要像前面的泰山，
我們爲了人類幸福而戰，
我們保存文化根種而戰，
我們呼聲向古今中外喊，
我們呼聲向東西文化劊子手心上燃，
我們是死不完的，世界上
我們有印度，非洲，
埃及……啊，朝鮮！
在踏着我們血蹟鬥爭，解放，向前，
全世界被壓迫的囚徒，
都在掙脫他的鐵鍊，
中華民族英雄的精靈，

都在爲我們吶喊，
我們望着楚項羽的故鄉，
我們要像的勇氣，
向敵人掃蕩，
聽！這號聲，
是我們我血路進行曲！
我們保衛滕縣，
我們是爲大徐州的暴風雨前奏演，
好！排長！兄弟們！血路在你們前面！
光明在你們抗爭的前面！
還有四百人，三百人……一個人
也要抗戰！
指揮官的話未說完，
一顆億得四萬萬人詛咒的火彈，
啊，火彈，
已把他腹部射穿，
他手還在指揮着上前，
眼望着鮮紅的雲天，

他不顫戰，他不留戀，
他微笑，
向着這一片血海屍山，
牙關緊咬着這艱險的時間，
「成仁是成功的前演！」
苦痛飽和着偉大的信念，
他要做慷慨的項羽，
他羞恥降虜的李陵，
一顆值得四萬萬人稱頌的火彈，
啊！火彈！
在他槍口冒入了他胸間，
最後他向着全軍大聲喊，
『 中華民國萬歲！抗戰到底！
誓死抗戰！！』

(完)

1938,3,20日脫稿於內江(梅英)

爲什麼要這樣寫 (梅英)

做詩我是外行，作史詩，作劇詩那簡直對我無異乎癡人說夢了，根本詩與史，能否合爲一談，還是文學上一個問題，這話雖沒有人說過，總之我個人覺得是這樣的，不然請看奧迪賽，伊利亞特，神曲，新生，浮士德，無不流於神話，假若史的要求是真，那它們只能說是劇詩而不史詩，至於技術的成功，思想的超越，結構的完整話調的奇麗，推爲千古傑作，它固當之而無愧，說它是千古信史，那又當別論了，中國杜甫的三吏，三別，雖頗能代表唐代的一面，但終覺氣像欠龐大，流於小品之結構，而不能稱爲標準的史詩，白居易的長恨歌，氣概，結構，事畧頗具史詩的規模，後流入仙境，而絕迹人寰，亦非純粹的史詩，所以詩與史，結果是文學問題上的一個謎，假若有人以元曲爲史詩的一部份的變態，似乎也有點理由，雖然沒有前言，統之個人是覺得

這樣的。

我們民族抗戰的烽火，從新秋燃到了暮春，煊染了五千年中華的史頁，點綴着人類寂寞的途程，在六年前的九一八以來，個人也曾有個妄想，想把淪亡後的東北爲背景，以殘暴的日寇慘殺民衆爲題材，寫一部數十萬言的劇詩，草稿寫成了兩三次，結果不是受政治的殘，就是自己的不滿而把這未出土的萌芽毀滅了，這回抗戰，八月以來個人也會伸長頸項，望穿兩眼，想接到一篇像樣的詩劇，結果安娥出產一本高粱紅了，但還是抗戰初期的作品，內容亦瑕瑜互見，其他還有沒有，就無從知道了，不過這種作品的出產，又不是簡短時間所能成功，浮士德的產生，前後經過五六十年，其所以成爲傑作，不是沒有原因，現在的詩人，有的忙於謀生活，有的動活動在他種文化圈內，並且劇詩與曲的分野和演進的軌迹，與時代的需要，將來還值得我們澈底討論一番，現在我們暫且把它放倒好了，

說到這一本「天明了」我覺得它是非驢非馬的一種，在寶山殉城時沒有寫，南口抗戰沒有寫，平型關血戰沒寫，閘八孤軍沒有寫，而此次川軍滕城的血戰，竟草草地把它寫了，也不全是這次場面來得更偉大，這次犧牲來得更壯烈，因為到現在子夜已過，時間是逼得不能不寫了，雖然只費了十個鐘頭，一氣把它吐出來，好像它早三年就梗在心頭，不吐不快，然而吐出來，又不是媚人的蘭麝香，而是令人惡腥的氣味，深知道自己的積食不消，又不敢自命高雅，冰冷着一幅學者的面孔，結果以詩的字面，抗戰的骨子，織成大鼓書式的體裁。說是全在大衆化，又似乎沒有做到，說是以最高的藝術手腕，而另創一重境界，不是簡短過程所能成功，說是以趣味化的文字來做一種報導工作，似乎內容又與實事稍有出入，它不過大致不差罷了，（差不多主義我是反對的），的筆路又是用報告文學的方式，平鋪直敘，沒有故作波瀾，或有意扭妮，至於讀者說他鋪張，

同志說他散漫，一切一切我都接受，但是我要說我想說的話，他們是無理由干涉我的言論自由權的（因為這是站在抗戰的立場）

末了，王銘章師長，是這次中華抗戰將領殺身成仁的第一人，猶不愧是川軍在抗日前線飛出底光榮「第一燕」，我們紀念他，我們向他致民族最敬禮！

一九三八，四月，廿一於內江。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一日 收到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一日 收到

35189

24 8/11/13

